

## 【声入人心AU】底格里斯酷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578435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5784353>.

Rating:	<a href="#">General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声入人心   Super-Vocal (TV)</a>
Relationship:	<a href="#">云次方 - Relationship</a> , <a href="#">陆宇鹏/贾凡 - Relationship</a>
Character:	<a href="#">郑云龙</a> , <a href="#">阿云嘎</a> , <a href="#">梁朋杰</a> , <a href="#">贾凡</a> , <a href="#">龚子棋</a> , <a href="#">蔡程昱</a> , <a href="#">马佳</a> , <a href="#">黄子弘凡</a> , <a href="#">陆宇鹏</a>
Stats:	Published: 2020-08-08 Updated: 2020-08-22 Chapters: 8/? Words: 11460

## 【声入人心AU】底格里斯酷热

by [Lilyyyyysroom](#)

### Summary

刑侦、群像、多CP。

# 1.无助-01

## 第一案：无助

01

A市是我国的超一线城市、纬度不高、四季分明，现在正值春末夏初，天气晴好、万里无云。

一个简洁到有些简朴的办公室里，新出炉的警校准毕业生梁朋杰正在打量他的新领导——

这眉眼、俊朗得不像话，听说这位阿云嘎队长是蒙古族，怎么和腾格尔老师长得不太像啊？再细看人睫毛浓密、阳光照过来在颧骨打出一小片阴影，此时正认真看着手边的资料，上半张脸严肃认真，下面嘴却不自觉撅起来，让这个在他们这些青瓜蛋子口中被称“拼命三郎、警界之光”的阿云嘎队长显得很单纯。

还有点儿可爱。

“梁朋杰？”领导抬起眼了，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现在还在神游的小孩儿伸出左手两指轻轻敲了一下桌子。

梁朋杰立刻回神立正敬礼声音洪亮：“到！阿队长您好！我叫梁朋杰，1999年出生来自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那霍镇谢观塘边村，我从小就想当警察！这段实习期我会好好表现的！”

阿云嘎倒是习惯了、新毕业的学生都是活泼泼的孩子样，刑侦工作干久了、脏事坏事看多了人就老了，他很乐意看见可爱活泼的后辈。

“什么阿队长啊，叫我嘎子哥就行。我看过你的资料，在校内表现很好，之前和平街道便利店的抢匪被抓获你还帮忙了是吧？”阿云嘎坐不住，站起来绕过桌子拍了拍梁朋杰的肩膀带着人到公共办公区介绍——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躺那儿睡觉的是咱们队的技术支持，黄子。”

梁朋杰眨巴着两个5.0的大眼睛定睛看了三秒才从一台台式电脑、两部笔记本、三箱矿泉水、四个抱枕、五张板凳、几条毯子的包围中找到个“鸟窝”脑袋瓜。

还要感谢那位“皇子”突然伸向天花板挥了挥的右臂，轻轻打了个响指，在虚空中画了个手势符号，这边台式机登时亮了起来、开始播放个人简介VCR——

“嗨兄弟早就听说你要来了哈哈这下我就不是全队最小的啦快叫哥来听听我叫黄子弘凡你叫什么过来扫码我拉你进群有空咱们出去密室逃脱啊”

原来不是“皇子”而是“黄子”啊，梁朋杰一边点头，听到“叫哥”也只是心里暗戳戳骂“臭猪”，面上仍旧乖乖巧巧看阿云嘎，一副小动物破壳乖乖跟人走的样子。

阿云嘎正准备继续介绍、手机却响了，他接起来刚说了句“马佳，啥事？”后表情就变了，梁朋杰观察力很强，立刻收拾心绪听指挥，随手背包放在空办公桌上就准备行动，阿云嘎对着电话“嗯”了几声就挂了电话，比个手势带着人往外走，顺便大嗓门余音绕办公室三分钟而不绝——

“黄子起床看蔡蔡给你发的消息，查林荫路13号光明小区8栋501住户许志平的个人资料和社会关系，查到多少发多少。”

办公室的坐班独苗又又又又又掉凳了、可惜无人问津。

下午两点多的街道很安静、车流少，林荫路和本市主干道相通，梁朋杰给阿云嘎13分钟开到这找了各种理由，就是下了车还是小腿有点抽筋。

迎面走过来一个帅哥，脑后一个小啾啾挑染成白色、身材精悍、有点下三白，看人透着几分不耐烦的样子，更惹人注意的是他裸露出来的小臂上有一小部分纹身，一开口倒是温和得不得了：“嘎子哥，死者家中没其他人，邻居说有一两天没看见他出门了，今天是死者的侄子过来，他有钥匙开了门发现尸体，这才报了警。”

话说着三个人已经上了楼，房门大开、人来人往、却非常安静。

梁朋杰在上课时就见到过很多文字或影像资料，对“命案现场”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深深吸了一口气才往里走，一抬眼倒是愣住了——

对于一个幻想着看到惊悚的、诡异的、可怖的凶案现场的新晋警员来说，这个现场很“干净”。

普通的两室一厅，格局明确、桌椅整齐、无明显打斗痕迹，地面很干净，没有血迹、残肢、刀砍斧劈等等，总之对于梁朋杰来说就是心被高高拿起又轻轻放下。

那个纹身帅哥指了指浴室对二人说：“贾凡在里面”就进了卧室，转身走开背影拽得让梁朋杰想问他要警员证。

好容易回过神来，他看见阿云嘎正抱臂站在卫生间门口，目光深沉、表情冷肃。

tbc

## 1.无助-02

02

小小的浴室挤了三个人，两个喘气的、一个没气的，而没气的那位又让人背后冒凉气——

尸体往往是让人恐惧的，看见伤口、腐烂、残肢后，敏感而又想象力丰富的活人们可以重构受害人所经历的伤害、漠视以及凌虐，哪怕是再冷血的人、直面这一切也总会胆寒。

许志平不同，他全身裸露出来的部位无明显伤痕、整个浴室干干净净、一滴血也没有，如果不是整张脸泡在马桶里、不少呕吐物里，跪趴着短裤外的小腿已经有了大片尸斑，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像个命案现场。

阿云嘎默默观察，将整个环境给自己的印象记在脑海里，空间太小左右不必挤进去，就给梁朋杰介绍起了同事：“拿着相机的那位是法医助理——张超，局里的空调、休息室的冰箱、解剖室门口的护手霜、手里的单反都是他掏腰包赞助的，以后别跟他打架啊，我不会帮你的。”

梁朋杰目瞪口呆——浓眉大眼的领导也抵抗不了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腐蚀啊。

“另一位是法证的鉴证主任——贾凡，他可是国外留学的高材生，我找局长打了三次报告才要来的。”

话音刚落，那位“贾凡”已经完成工作，从蹲姿变成了站姿走了过来，好家伙，梁朋杰自己也算是挺高的，现在还是得微微抬头看人，心道“这得有一米九几吧”，又想“啊呸说几不说吧，文明你我他”。

“你好，我是法证的贾凡，”来人已经摘了护目镜和口罩，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丹凤眼、厚唇白肤，是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笑起来却透出三分艳丽，他转头道，“嘎子哥，这边该采样的我和川子都做完了，目前还无法看出哪些是比较有效的信息，至于呕吐物、头发、指甲书剑会尽快给出毒物检测报告。”

阿云嘎点了点头，掏出口罩手套带着人又往里走，蹲下看了看死者又问张超：“大龙呢？”

“这儿呢。”梁朋杰回头就看见一高个正从大门往里走，人穿的简单：纯黑圆领衫、藏青色长裤，看着挺困似的半睁着眼睛，尽管戴着口罩梁朋杰还是觉得这是个帅哥，不说别的，单看那眯着的眼睛都有张超两个大。

（梁朋杰你挨揍别问为什么）

这位“大龙”步子很快，三两步进来蹲下测肝温、检查尸斑、转动关节确认尸僵，转头还跟阿云嘎打嘴仗呢，抱怨着“昨晚熬大夜早起你竟然没给我留早饭”、“留在锅里的白萝卜炖排骨你也没吃完、可惜了我的手艺”云云，中间穿插着“死了至少16个小时了”、“目前看着像溺亡，具体死因还得回去进一步检查”等内容。

这边几人做好记录后，郑云龙将尸体装进袋子拎起来就走，是个力气大话不多的猛男了——梁朋杰还没心里感慨完，张超也收拾了器材跟着出了门。

另外两个先赶来的同事也和梁朋杰认识了，年轻点爱笑嗓门也大的是蔡程昱，大家都叫他“蔡蔡”，另一个满口京片子、笑起来痞不笑又一身正气的是马佳，听说转刑警前是可爱的人民子弟兵。

他们两个刚刚和附近的邻居谈了谈，死者许志平有一两年不工作了，之前是家电维修工，

已婚，妻子刘娟是高中老师，现已退休，两个人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平时也寡言沉默，虽然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但这个小区房子比较老，邻居之中不少只是租客，几个月或一年就搬离了，对这家的情况了解也不多，现在联系不上妻子，听许志平说……是上周出去旅游了。

阿云嘎让龚子棋（也就是那位纹身帅哥）和蔡程昱继续调查，马佳带着梁朋杰维护现场，他则顺着楼梯向下，楼底下已经有很多群众围过来看热闹，熙攘又喧哗，其他同事们都在艰难地维持秩序。

这个小区有些老旧，但保安岗人员充足，现在妻子联系不上，侄子做笔录也说不出什么有效信息，甚至酒醉意外溺亡也不无可能，许志平的死，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一群满眼猎奇又吵闹的大爷大妈之中，从南门进来大步往这边走的帅气男孩就很突出了，阿云嘎满心疑惑只来得及看一眼、视线又扫向另一边。蔡程昱此时跑来凑近跟他说：“嘎子哥，楼下的老先生说这几天一直有个男的来砸501的门，好像还和许志平发生过争执。”

阿云嘎来了精神，一抬眼：“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吗？”

蔡程昱想到或许这是重要的线索，一激动嗓门就大了起来：“知道，这个男孩之前是死者妻子的学生，经常来看老师，叫……”

啊对，叫陆宇鹏！”

tbc

## 1.无助-03

03

蔡程昱别的不说，每次抓犯人的时候喊一句“站住，不许动！”都能吓得他们摔一跟头，孩子调门高嗓子亮，听说大学参加学校合唱团时是有名的男高音。现在稍微一发力小区门口保卫室的大爷估计都听见了，而阿云嘎余光瞥到——

那个男孩猛地停下了脚步。

面上不显，阿云嘎轻拍了一下蔡程昱的肩膀、指了指人，便轻巧地快步上前，蔡程昱则取道另一个方向。

男孩身高腿长，侧耳听了听群众嘴里的闲谈，比如“老许怎么就死了呢”、“娟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屋里干干净净，说不定是熟人做的”越听越皱眉，伸手把套头衫的帽子翻了上去，立刻转身快走、没两下就跑了起来。

阿云嘎倒是开心了，暗道“跑就对了、跑了才值得抓”，随即收敛表情，身子猛地一矮、左手技巧性地拨开人群、钻出警戒线、右手顺势使力一撑地面，整个人宛若一支利箭向前奔出。

许是直觉、抑或心虚，前方的“嫌犯”立起上身、手臂猛摆，速度骤然提了档。阿云嘎一边追一边在心里赞叹，“这是运动员的水平了吧”，然而他作为警校多年400米跑纪录保持者却没在怕的，眼见两人的距离越来越小，阿云嘎纵身向前扑去——

扑了个空。

蔡程昱从两栋住宅楼的间隔中溜达出来、猛地一探手使了大力气扯住人胳膊反手摁住，可惜小孩最近苦夏掉秤不少，单单薄薄一身板摁不住人，阿云嘎扶着刚才扑空差点闪了的腰走来，右手摁肩、左腿屈膝下压，这才和蔡程昱一起锁住人。

“陆宇鹏，对吧？”

那个男孩的兜帽被蔡程昱扯下来，看了看面前两个人，终是点了点头。

眼前的人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脸上有惊慌、有恼怒、有愤恨，但没什么戾气。阿云嘎多年一线摸爬滚打形成的直觉判断告诉他：这不是个手里沾血的人。但话又说回来，一时激情犯案、抑或伤人后失救造成的命案也是数见不鲜的。

至少在陆宇鹏嘴里他们能得到更多死者的社会关系。

这么想着，阿云嘎带着四个队员一个“嫌犯”收队走人，路上蔡程昱、马佳、龚子棋一起给梁朋杰科普嘎子哥抓贼的英勇事迹、再讲别的部门的小八卦，比如法证那边贾凡专业好能力强还大方爱请客，就是点下午茶跟着他的口味走、全糖奶茶配芝士蛋糕偶尔会太甜。

川子这个圆脸小胖哥扮猪吃老虎，闷声不吭拿下了去年国际刑警组织派来增援经侦科大案的大美女同事唐伯虎。

某集团名媛失恋要跳江，谈判专家王晰正好路过把人救下来，已经连续一周收到美人送来的大捧玫瑰花了。

等等等等。

梁朋杰这孩子特别会听故事做效果，“啊？！”、“真哒！”、“这也行？”、“太牛啦！”、“还

有呢还有呢？”连绵不断、兢兢业业给reaction，七座SUV简直要装不下这几个人搞出的《A市刑警中队八卦异闻录Ep36》脱口秀了。

说高兴了，几个人又当着陆宇鹏的面“恐吓”起来，说“我们队破案一流、能打能抗任劳任怨，年年收到一大把人民群众的致谢锦旗，就是大家脾气都暴，审犯人老是因为急了打人被领导全局点名批评”如何如何。

阿云嘎也不管，由着他们闹，只是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审视陆宇鹏的表情。

“兄dei我和你说，挨顿廖局叱不算什么，关键是哥们下手都是皮肉伤，血呼啦叱疼得滋儿哇乱叫就是不伤筋动骨，法医室的人来上点儿药打个绷带也就是个搓擦伤……”马佳倒是不见外，一搂人肩膀凑到人右耳边叨叨起来，还拍拍人家的帅脸——

“你鼻子这么高是原装的吧？不是可得提前说啊，万一哥把你假体打飞了那可没地儿说理去。”

陆宇鹏反射性地躲开、使劲抿了抿嘴，却还是不说话，偏头看着车窗外，附近的景色正飞速倒退着。

他年轻英俊的脸在夕阳映照下，不知怎得显出几分暮色。

tbc

#### 解剖室一日游

04

进了警局，龚子棋摁着陆宇鹏的后脖颈把人带进了审讯室，表情着实吓人。

梁朋杰暗忖“逼供不合程序吧？”，但几位同事显然很放心，纷纷拉着他聚到小会议室，等着接收黄子弘凡关于案情的海量信息汇报。

这边审讯的审讯、开会的开会，暂且按下不表，解剖室里也忙了起来。

郑云龙一路扛着个“大死人”上了楼进了办公室，这才稍微喘了喘，随后和张超在准备室里把手术衣帽子橡胶手套护目镜穿得整整齐齐，看着屋外火辣的日头难免感慨——幸好法医大部分的工作环境都冷飕飕的。

周深完成上一个案子的报告后就来找两位同事了，他一早进入解剖室，着手记录死者体表各种细节，为接下来的解剖做准备工作。

此时尸僵最为严重，郑云龙和张超一打开门就看见自己的同事“为了伸展死者几乎整个人趴到解剖台上”的敬业操作。

三人合力才让尸体平躺下来，张超举起相机、周深拿好纸笔，郑云龙这才一一检查起来：衣物无破损，全身仅下肋、双膝有明显淤青，但新旧不同：

下肋那处约有两三天，双膝的则不超过24小时，伤势对活人来说或许值得喊个几天疼，但对“致死”这个结果来说，其程度作为施害和防御伤都明显不够看。

“龙哥，马桶里的水和呕吐物液面只浸至死者鼻梁中部。”张超小心比对死者头面部皮肤饱胀程度，随后又把尸体翻了个个儿、看其后背和肩颈——干干净净。

摁住一个成年男子至其溺亡，整个人跪压在他身上才能做到吧？

郑云龙不说话，光眼睛睁得老大就已让另外两人看出明晃晃的困惑。

他的动作很利落，划开胸腔就摘出肺来，常人那么大的器官到了他手里跟小玩具似的，或许是前一晚熬了大夜、眼睛不清楚，瘦削英俊的脸凑得很近，几乎盯出斗鸡眼：“肺部没积水。”

手不停、继续掏。

腹内干干净净——大出血、积水都是没有的，心肝脾肾也全都好好的、看着应该属于主人没事还能健康运作20年的程度。



张超和周深也正在全身展开“找不同”，随后各有各的发现：

首先是周深，他耐心地除去了死者口鼻的呕吐物，并发现喉部明显肿胀，气管也是、几乎没给空气进出留地儿了，回头仔细看那些“呕吐物”，有不少是化脓的组织分泌物，翻开眼睑——充血严重。

是某种急性炎症？发烧、呕吐、气管肿胀，吸不进气、人就这么“憋”死了。

但老话还说呢，“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炎症大都并非一开始就倒地不起，不说自己去医院挂号、打120总是行的，怎么就无助地这么交代了呢？

张超这边因为之前脑内“大力超人单手摁头”的操作，手很快地把人头发剃了，现在倒是发现了不寻常——

后脑勺上皮肉翻卷、深深的三道抓痕。

许志平倒是能熬，只涂了些碘伏并未做进一步的处理，又是少见的中年不秃男，要不是头发剃光了保准看不见。

张超想不通：“大热天儿的，不包扎也不理头发，伤口不怕感染啊。”

刚说完，郑云龙和周深同时一抬头：“感染？！”，再互看——第一回还由于身高差没对上视线，后来一个低头、一个仰脸才对上——大概率是死因。

张超也明白过来——抓痕可能诱发细菌感染，最终致死，当然目前也不能排除其他形式的过敏或中毒。

郑云龙拿工具取了一些脑脊液、胃部消化物，通体上下衣物也取了样，又看了看后脑的抓痕，虽然按经验来说应该采不到抓人的留下的DNA，他还是取了一部分组织，大手一挥让周深送去化验。

周深身负重任自然也是早有对策，先去了警队办公室一趟，随后赶到法证部门口默默观望，找准时机看贾凡在工位上伸了个懒腰，立刻cos着“杰瑞躲汤姆”步滑至近前、笑嘻嘻将手里的芒果班戟递了过去。

贾……有甜点吃什么都好说·凡只来得及点点头，就确定了今天因为一块小点心加班三小时的局面。

Fine.

此刻警队也开完了会，正在分下午茶，分着分着发现少了一个，阿云嘎立刻发扬大哥风范说“朋朋啊，估计贾凡不知道你来、按原来的人数点的，我一直不爱吃甜的，你快来拿走~”

说完看着小孩欢呼的背影默默吞口水——他是猛男刑警队长没错，但真得很爱吃甜甜的东西来着……

嗯……这，或许就是“龙债嘎偿”吧。

tbc

05

“姓名？”“陆宇鹏。”

“年龄？”“23。”

“职业？”“学生。”

“哪个学校的？”“A大。”

扮酷哥恶声恶气的龚子棋打了个愣，谁小时候还没做过“是上T大还是上A大”的白日梦啊，结果现在人家坐自己面前了。

“A大的学生，天之骄子啊……”

突然又狠狠一拍桌，怒道：“你弄死许志平邻居都听见了！”站起来一把扯住人衣领，“警察抓你你还跑，你能跑到哪儿去？”

《武林外传》里钱掌柜常说：“招不在新，管用就行”。

果然，对付这种一看就没在法律边缘大鹏展翅过的乖孩子，声音大点儿效果立竿见影——

陆宇鹏抬头又惊又慌：“我也是生气才打了他几下！走得时候他还骂骂咧咧的呢……他是刘老师的丈夫，我是讨厌他、怀疑他，但没想过让他死啊！”

“刘老师？”龚子棋松手坐下一挑眉，“你说刘娟？”

“对，刘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她很好的。”

银手镯都戴了，陆宇鹏也没什么不愿意说的了，或许因为他读法律，口齿清晰思维敏捷，龚子棋也听得很明白：

高一时陆宇鹏生了场大病，不仅休学了一年更把家里钱花了个精光，眼看就要失学，刘娟作为班主任帮着补课又垫了学费，最终把陆宇鹏送进了A大。

刘娟和许志平膝下无子女，陆宇鹏倒是大学四年每月都来“报道”，一为了还钱、同时还送些吃的用的，总之到此为止是个“好心有好报”的故事。

然而这个月陆宇鹏照常来，许志平不仅把他关在门外不让进、不露面，刘娟也一直联系不上，许志平表示刘娟出门度短假了，还出示了一条简短的微信语音。

陆宇鹏左等右等，刘娟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明明她之前说一定要到场看陆宇鹏论文答辩的，不可能一声不吭就失约。

直到前天、陆宇鹏答辩完刘娟还没有消息，几次打电话许志平不是拒接就是搪塞。

他说到底只是外人，想报案失踪有许志平这个丈夫在根本不成立，他上学时看的案例也不少，总觉得事情越想越糟，许志平屡屡被追问态度也越来越差，二人一打照面就上演了全武行。

陆宇鹏个性阳光外向，在学校运动会成绩拔尖儿，几记重拳攥进许志平胸口他就惨叫起

来，引得邻居探头探脑。

眼看着这次追问也没有结果，陆宇鹏只得悻悻离去，但按照他的说法，临走前许志平还在他背后骂“兔崽子”、“滚蛋”等等，明显中气十足，倒也是想不通怎么人就死了。

龚子棋看他来说来说去提都没提“卫生间”、“马桶”、“溺亡”的事，心里疑惑更甚。

郑云龙这时敲门进来，说了句“死者身上有伤痕，得做比对”，他拿出采样试纸、测量仪器就忙活了起来。

取了陆宇鹏的唾液样本、指纹、量了他的掌宽、指宽、虎口长度等便从从容容地往外走。

在门口他截住刚要进来的阿云嘎，两人你扬眉毛我瞪眼睛“脑波沟通”了几下，又迅速咬了咬耳朵，阿云嘎随即立起身拍拍人肩膀吹彩虹屁：“大龙你太厉害啦！”

郑云龙离开的背影怎么讲呢——神采飞扬、雄赳赳气昂昂。

进门落座，阿云嘎拧眉仔细看了笔录、又想了想，针对几处细节反复问了陆宇鹏几遍，根据他的请求还做了“刘娟失踪案”的基本记录，体征、照片、就医和手术记录等等，他这个举动一出陆宇鹏的态度明显好了很多、对着阿云嘎一遍遍的追问也是知无不言。

阿云嘎却始终冷冷淡淡，闻讯结束后只说“你可以离开了”起身便走。

陆宇鹏想问更多，但被一句“无可奉告”噎得仰倒，只能垂头丧气出了门。

阿云嘎带着人梳理了几遍许志平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关系，又给黄子弘凡下命令，让他好好查查死者的社交软件记录、网络消费、行踪定位等。

梁朋杰左右看看，还是憋不住话：“嘎子哥，死者的妻子刘娟失踪案咱们也一起查吗？”

而几个见多了的刑警们都在思考——这个案子可能比想象中更残酷一些。

夕阳下山，方书剑把化学检测报告放在贾凡办公桌上，正准备聊两句却被龚子棋“抓走”，两个人打打闹闹地跑开。

贾凡翻看了一下，死者不是酒精中毒、身体内也没有毒物反应，又等了一会儿，新送来的样品报告也出来了，他立刻发给阿云嘎，想来郑云龙也在他身边，三人用两个号拉群（？）聊了聊，确定基础结论——“死者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很高，并检测到大量厌氧菌增殖，大概率是伤口感染引发的脑炎。”

这也勾起了三人的兴趣——这菌种并不常见于都市生活。

贾凡好不容易收拾东西下了班，满脑子却都是该菌种的特性和生长环境，又好奇许志平究竟去了哪儿？为什么去？又为什么高烧还不往医院跑呢？

鬼使神差地、他把车开到了许志平家楼下。

没有什么懒劲儿能战胜“来都来了”四个字，最后还是抬腿往上爬，黑洞洞的楼梯拐角，贾凡挡住了一个急匆匆往下走的身影。

呼吸可闻的距离，陆宇鹏也在打量他。



翅膀CP第一次单独约会（不是）啦~

06

可能人与人的相处就是不讲道理的，贾凡和陆宇鹏只打了个照面而已就成立了临时物证互助搜集小组。

贾凡深谙规矩于心，为避免污染证据链他只让陆宇鹏站在屋外，负责介绍许刘二人的生活习惯，以期发现些不同。

略一思考贾凡便走进厨房、紧挨着墙角摆放的大垃圾桶已经被饭汤、果皮、啤酒罐、速冻食品包装填得满满当当，又因许久未处理、周围环境温度很高而弥漫着强烈的酸臭味。

对于一位【香奈儿、Fendi等品牌服饰类高级会员】兼【室内香薰骨灰级爱好者】来说，贾凡只能一边戴口罩手套一边用职业操守进行自我勉励。

拿出上层流汤滴水的剩菜剩饭、拨开许多纸巾，再优秀的员工也得转过头吐出一口浊气再继续往下探——

虽然已被油腻的汤汁浸透、几团碘伏棉球还是异常显眼。

用橱柜中的保鲜袋简单密封了今晚的新发现，贾凡面带喜色往外走，陆宇鹏却很失落——刘娟仍旧毫无音讯，甚至因为许志平死去，这条最重要的线索断了个彻底。

贾凡一时间不敢对上年轻男孩失落、求助的眼睛，只好偏头打量门口的鞋架，倒是发现一些不寻常——这里有男女室内拖鞋各一双、男士皮鞋三双，女士皮鞋两双，“刘娟的鞋子为什么比许志平还少？”

陆宇鹏反射性回答：“不是，刘老师不喜欢把鞋子统统摆在鞋架上，说看着乱，其他的都放在卧室的鞋柜里。”

那是属于老派人的偏好，结合墙壁尺寸在衣柜边“掏”了个鞋柜，面上一点不显，还是陆宇鹏提点后贾凡才摸到翻斗门上的小把手——

精心打理的小牛皮、小羊皮女士鞋在卧室米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还有一双与这个鞋柜完全不搭的男士鞋，鞋面上有不少踢擦痕，鞋底有明显的磨损却擦得很干净。

事物走过、必留下痕迹——贾凡凑近了在灯光下一寸寸查看，终于在内侧缝边的缝隙里找到几颗小小的暗黄色颗粒。

装好两份重要的物证，贾凡起身看看站门边发愣的陆宇鹏，像个被雨水打湿的小狗，这个暂时的“嫌犯”总站在命案现场也不是事，他只好左手拎物证右手扯衣袖把人拽走、强押进自己车里，再把储备粮小点心拿来用以投喂，方向盘一打就往A大开去。

车载音响的品质很好，一首《游移的月亮》充斥着这个小小的空间，耳中旋律优美、口中蛋糕香甜，又惊又怒又忧的一整天到了末尾，陆宇鹏突然困倦了起来。

迷糊间，贾凡正戴着蓝牙耳机轻声和人交谈：“我这边有新发现……正准备回局里呢……那我过去吧……你把地址发给我……什么？……他就在我旁边……好，我带着他一起去。”

许是后来他声音有些大，陆宇鹏惊醒过来，贾凡暗暗踩了踩油门、面上却不显，技巧性地问了些刘娟的事，陆宇鹏精神很放松，叙事也很散乱，但言语间对这位温柔又关爱学生的好老师充满了尊敬。

“刘老师对学生很负责，之前因为带毕业班太辛苦流了产，之后就不能生育了，但她还是一心教书，帮了很多同学。”

“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给老师买了一块手表，她嫌贵硬是退了，后来我在学院办的小活动里得了块粉红色的小猪佩奇电子表，她刷朋友圈看见了问我要去了，这两年一直带着。”

贾凡听得很受震动，联想到阿云嘎刚刚给他打的电话，只觉命运残酷。

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停下，陆宇鹏不明所以、亦步亦趋跟着贾凡走进河滨公园，在靠近树丛的边缘才停下。

几十米外是公园的侧门，下午见过面的郑云龙穿黑皮衣牛仔裤、骑着重型摩托车一个甩尾急停，阿云嘎从后座跳下来往这边飞奔，到近前引着二人往里走，一点不喘地介绍他收到的情况：“最近气温高，观赏湖中藻类过多、水体发臭，工人们除藻时有发现这才报了案。”

贾凡下意识看了一眼陆宇鹏，男孩正好对上他的视线，许是人都有某种直觉，柔和的神色突然僵硬，越过阿云嘎半个身位，迷惑而急切地向前走着。

三人在湖边草坪深处停下，梁朋杰正拿了纸笔向两个工装打扮的中年男人问话，陆宇鹏却顾不得旁人，他紧紧盯着两米外的地面——那里有张白布、正盖着“什么”。

现场昏暗、白布铺得并不平整，肿胀得很明显的左手露在空气中，皮肤透着异样的青白。

一块粉红色、造型滑稽的小猪佩奇手表紧紧箍住了手腕。

陆宇鹏如遭雷击。

tbc

贾凡：对陆宇鹏的情感因为作者不会写就来得有点突然。

07

陆宇鹏深深看了看那只手臂，表情忍耐、下颌却紧绷鼓起，甚至因为用了狠劲儿咬牙他的全身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郑云龙心里叹息了一声，但还是半蹲下来，轻轻揭开白布。

陆宇鹏接受现代教育、是个唯物主义者，心里却在祈求某个陌生的神灵——躺在这里的不是刘娟。

一张女性面容已经露出来了，面皮饱涨青白到有些狰狞，却仍看得出生前的温和秀雅。

“刘……”陆宇鹏半弯下腰、虚弱又沙哑地喊了一声却又戛然而止。他的表情空白，最坏的结果骤然出现在眼前，他既迷惑又悲伤。

警方这边几人出了无数次现场，自认“铁石心肠”也觉得不忍。

阿云嘎拍了拍人肩膀：“节哀，我们会查出真相的。”陆宇鹏一听就狠狠点头，大眼睛被水光染得明亮、似乎燃烧着火焰，却又被不停涌出的泪淹没。

眼泪从眼眶滑到颧骨、顺着利落的线条汇聚在尖尖的下巴，眼看就要落到刘娟的脸上。

郑云龙赶紧把布料盖上、阿云嘎扶着人肩膀立起上身、贾凡伸手摊开掌心——

滚烫的一滴泪落在正中。

他收回手背在身后，紧紧地握了一下拳头。

鞠红川、周深也赶来了，简单了解情况后大家整理思绪、保持理智，一起忙了起来。贾凡采集了周围的土壤样本、又薅下一株堇菜——湖边整周都是这种野草，长势正好、中间鼓鼓囊囊的花粉抱在一起，灿烂金黄。

工作告一段落，他忍了又忍，终是望向远处，陆宇鹏正坐在贾凡的车里，等着一会儿回警局做详细的笔录。

年轻的男孩只穿一件灰色帽衫，暗淡的路灯只攀上下巴，让他的上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

怎么没关窗？夜风萧索，陆宇鹏会冷吗？

但他没有说。

另一边梁朋杰已经完成了笔录，被阿云嘎派给蔡程昱做小跟屁虫，两个年轻肉嫩的小男孩沿着湖边慢慢蹲走，检查植物有无踩踏、折断等人类行动痕迹。

夏天水边蚊虫颇多，就听两人“哎哟！”、“妈呀！”、“那边有青蛙！”惊慌惊叹惊吓声不绝于

耳。

郑云龙则和周深对尸体进行了基本的检查，后脑有硬物重击伤、脖颈有掐痕、十指指甲内全是淤泥，想来死前也曾竭力挣扎，却无济于事。

勘探基本结束已是月上中天，警队办公室里黄子弘凡顶着鸡窝头继续看许刘夫妇的网页搜索记录、社交媒体留言、电子支付记录、大型购物网站的浏览记录等等等等，阿云嘎和梁朋杰带着陆宇鹏继续问讯，警队对外关系负责人金圣权联络许志平刘娟夫妇的亲属过来认尸并参与调查。

法医室三人也忙活了起来，刘娟尸体的腐化程度比较严重，各种犯罪痕迹由于在水中，微生物分解后能采集到的也不多，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颅骨被方形硬物的尖角砸出骨裂，伤口四周的皮肉软烂滑腻，脑内部血肿的程度已经看不清。

舌根撕裂、颈部关节错位、勒痕大面积扩散、指痕不甚明显。

指甲内部的淤泥也送去化验，这次周深一到贾凡几乎是过来“抢”了样品，随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实验室。

待到工作告一段落，大型机器完成检测报告或是家属赶来都需要时间，屋外已是晨光熹微，所有人都被阿云嘎撵回家休息，他自己也走出门、靠在一辆纯黑哈雷肥仔边等待日出。

郑云龙快步走出警局，一抬眼、阿云嘎线条流畅凌厉的侧脸霸道地闯入视线，旁边那辆用老婆本买回来、并被当亲老婆对待的摩托车也黯然失色。

阿云嘎偏头对着他微微一笑，他走上前、两个人肩并肩抱臂看向远处——

遥远的天际线已是浓重的金红色，一朵薄云背后四散万丈光芒，太阳突破了夏夜薄弱的抵抗，势不可挡地升起来，整个城市霎那间披上金色的铠甲。

阿云嘎沉默着看完这平凡而又壮美的日出，只觉得因为奔波辛劳隐隐作痛的腰椎都松快不少。再看郑云龙大眼睛早已眯起来了、高大的身板都缩水几公分似的，看来也是没劲儿开车了，只好半托半抱着人上了自己的SUV，方向盘一打便上了回家的路。

郑云龙闭目养神、但挺着不睡，和接近疲劳驾驶的阿云嘎随口说说家常——

“到家了吃个早饭再睡回笼觉吧。”

“行呀~昨天剩的排骨汤还有没有呀？我要就着吃三碗面条。”

“你没动我就全吃了，回去咱们去早点摊买点豆浆油饼，再去菜市场整点羊肉炖上，补。”

“好！我的胃就是需要肉哒！”

纯白翼虎披着金色的晨光汇入车流，渐渐的、整个城市醒来，早起晨跑的类型格中产、结伴上学的中二学生、刚下夜班的疲劳社畜——

世界危险，但生活、生命永远是最美好的东西。

眼见着再有一个路口就到家，阿云嘎的手机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提示，来自黄子弘凡——

“嘎子哥，刘娟的微信有发现！”





小凡高上线~

08

郑云龙看见这条消息着实是崩溃的，但还是只能充当真人版手机助手将消息一字字念给阿云嘎听，车子随即停下，阿云嘎在街角买了包子豆浆油饼拉拉杂杂一大堆早点准备带回去投喂同事，同时“命令”郑云龙自己溜达回家睡觉。

没再多说，郑云龙对阿云嘎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习惯早已了如指掌，因此也没有自讨没趣说些“多休息”的废话，只是强令阿云嘎把车停在这，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人塞进去命令他闭眼睡觉，随后就甩着钥匙往回走。

警局这边黄子弘凡正躺在椅子上打瞌睡，眼下青黑的程度简直可以拍照送去劳动仲裁申请工伤，而坐在工位上的高杨衣着整洁、毫无倦色，看来在维也纳参加学术会议的这一周主要任务是赏花赏月赏秋香。

当然高杨相当够意思，刚下飞机看见留言，了解到刘娟最后的微信语音消息声纹可能需要比对，他仗义地连家都没回、拖着小小的登机箱就来了。

当然讹了黄子一顿大餐的事读者朋友们就没必要知道了。

高杨来到法证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专业人士一些大案的侦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了解到黄子弘凡是计算机精英，更是领导们重点“关注”的白客，两个人“你出需求我出技术、你生产bug我消灭bug”就这么合作开发了多个社交媒体插件，主要用于网络安全识别和即时报警，两人由此赚得盆满钵满。

绕回今天这个案子，黄子弘凡从许志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里调出所有聊天记录，刘娟最后发来的语音是在18号，很简短——“我在市郊度假，周三回去”。

但这条消息的背景音相当嘈杂，黄子弘凡留了个心眼儿，调出所有语音信息一一比对，发现与几个月前刘娟发的某条消息极为相似。

高杨到了之后也不废话，让黄子弘凡自己找地方睡觉就忙了起来，他提取了许志平与刘娟聊天记录中的多条微信语音、刘娟工作期间录播课的声音信息等内容，比对声纹后确认了这是刘娟本人的声音。

虽如此，更重要的是消息底噪中有某种固定频率的电流声，高杨略作思考，又使用许志平的手机播放了一些视频录音并进行比对，由于每种手机内部的声音播放硬件根据材料及使用时间的不同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耗，从而形成独特的底噪波形。

在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误差范围内，这条欲盖弥彰的语音让人发现了凶手的意图——

播放旧语音记录、翻录成新消息、从而制造假的死亡时间。

不仅如此，高杨进一步放大环境音后还发现了一些线索——

环境音里有规律的电钻工作声，他刚一说出这条，黄子弘凡立刻弹起来冲到电脑前调出小区物业的工作日志，快速浏览后确定了一条投诉记录——

许志平正楼下的业主在19号夜间仍用电钻进行室内简装，噪音过大多个住户均打电话向物业投诉，大晚上的两位工作人员特地到401敲门劝阻，并留下了这份工作记录。

与此同时，张超也过来取刘娟体内微生物样本化验报告，根据繁殖情况可以确定死亡时间在18号之前。

三人交流了一下认为这是重要线索，你推我我推你并玩了三轮“手心手背”，最后黄子弘凡顺利地连输三场，成为发消息催全队回来加班的倒霉蛋。

张超一夜未归、家里的猫咪还在饿肚子，此时只能紧赶慢赶地开车回家伺候主子，黄子弘凡和高杨则分别从行李和办公桌下摸出牙膏牙刷，溜进解剖准备室的淋浴间冲澡，出来后还从洗手台下面的储物柜里拿出一罐Pola黑BA面霜，挖了一大块使劲儿揉脸。

黄子弘凡话多问题也多：“听说这是龙哥他们解剖后洗手完用的护手霜哎，能抹脸吗？”

高杨哪儿懂这个：“随便抹点儿吧，空调吹多了脸都皱了。”

俩人继续瞎揉。

嗯……

那可是……Pola……啊！！！！

俩人收拾好了回到办公室，警队众人都已赶来并蝗虫过境般扫荡着阿云嘎带来的早餐，圣权也带着许志平的侄子过来，再次确认了刘娟的身份。

几个人又忙着做笔录、汇总线索、确认下一步的调查方向等内容，一通折腾下来又是两个小时过去。

阿云嘎抱着美式咖啡喝得直皱眉，最后还是对众人一拍板儿——再去一次湖边，一是因为白天看得更清楚，便于寻找线索，二是前面两周都是晴天，今天傍晚预告可能有雨，必须赶在雨水冲掉所有犯罪记录前找到线索。

众人都往外冲，阿云嘎突然想起来自己的SUV还停在家附近的停车场，到了门口发现掉落了【香车】（自己的翼虎）、【美人】（郑云龙）和【靓汤】（高压锅炖了一小时的羊汤）大礼包。

“我来开车，你拿着汤赶紧喝。”

郑云龙把买厨具送的粉色保温桶塞进阿云嘎手里，招呼着大家上了车、启动。

车开得很稳，阿云嘎坐在副驾驶打开保温桶，往里面一看，汤很清、有葱姜蒜的味道却不见材料，想来是郑云龙提前挑了出去。

把脸埋进保温桶，别人看来是在闻骨汤的浓郁香气，但他只是为了挡住脸上过分甜蜜的笑意。

tbc